

一纸春天写不尽

□章铜胜

一纸春天,应该是写在宣纸上的。也只有宣纸,才可以承载春天的诸般色彩,百般变幻。喜爱春天的人,都应该喜爱那一片纸上点染的春天。

写一纸春天,宜用宣纸。白色的宣纸,细看,纸上的纹路纵横,规整的横来竖往,如心中的丘壑,表面的平静中是有着微微的起伏和纵横的,这也像是春天,有着岁月的初心和静好。

写春天,纯白的宣纸略嫌浅露了些。写满春天的宣纸应该泛着淡淡的黄,有着岁月的痕迹,上面印着深淡浓淡的花色,或数笔淡线浅描,或大团浓妍满纸,或书写着楷隶草篆的字体,三言两语也好,满纸絮语也罢,总是相宜的。春天,不惧清淡,也不怕繁妍,是能承载得起这些的。

一纸春天,该是诗和词。春天,是无法用诗和词赞美和写尽的季节。可是,我们在诗和词里咏赞春天,春天也在那些三言两语的简单里嘲笑我们,可我们依然会乐此不疲。

春草渐行渐远渐生,是春天远行的决心,一路走来,执著而又坚决,它用柔而弱的春草去丈量,包裹每一寸土地,这是春天绿色的决心,也是春天的执著。

“春水初生,春林初盛,春风十里”,春是初,如我们的初心,而春风行进的路,何止十里,又何止是浩荡。一路春风,为我们送暖、送绿,也送来了我们的扬州梦。多少人在春风的梦里沉醉,宁愿一醉千年。吴越王是懂得春天,他在给夫人的

信上写着:“陌上花开,可缓缓归矣。”那是一纸春天的深情。春天,有人给你写这样一封信,你的心也会在春天里融化的。

还是最喜欢《论语》里的这段话:“暮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。”游于春,咏而归,春天已经写在了脸上,写进了心里,已不只是一纸的春天。

一纸春天,当然也是画,春天是最可人画的。画上的—纸春天是绿色的,也是五彩缤纷的。画下春天,大概是天下最难的事,谁能画好春天呢。于是,画师们只能偷偷画了,画了一纸花开,画了一纸缤纷,依然写不下春天的一麟一爪,但谁又能说这不是春天呢。那一纸春天就异常的热闹了。

疏影横斜,湿墨着干,虬干枯枝,墨

色浓淡苍然,有老态,显古意,也茁出了新枝,枝丫丫间著深浅浓淡的花苞、梅朵,一纸墨梅,是早来的春天。

二十四番花信风,在春天,花开绵延,再细心的画师也是难以一一摹写的。春日里,邀朋引伴去郊外寻芳赏花,是一场目不暇接的艳遇,那些花开带露的娇羞,身披春阳的明媚,该怎样去描画呢。

躲进春天的书斋,多少有点辜负了春光,可看不尽的春光,也只有去纸上寻了。于是,静静地打开自己集藏多年,不愿轻易示人的一本本花卉图册,一本一本本地拿起,如捡拾记忆里的又一个又一个春天,一页一页地翻看,如翻过一页又一页未知的春天。看得仔细,生怕会错过,也生怕那些精致的笔触会在春雨里濡湿,模糊起来。那些泛黄纸页上的花朵,在轻描淡写的细线里,填着随春风浓淡的颜色。花开的颜色是变的,变出了春风的色彩,春阳的温度和春雨的深浅。而一纸花开,仍然有着依春风而笑的姿态,也仍然藏着带露的羞和难以掩盖的妍丽。

一纸春天,又怎么能写得尽呢。

春山淡冶而如笑

□鲍安顺

欣赏北宋杰出画家郭熙的早春图,虽然是一件印刷品,可是从朦胧如烟的画幅间,我品尝到淡然清雅而又高古悠远的意境。眼随着山色深入浅出,情依着云雾缥缈缈缈,心跟着溪水潺潺落落,一种无以言喻的心灵激动,在沟壑远山间隐约起伏的草木之中飞梦走春。在画中感受到的隐约淡淡的气息,那种气息像云雾一样蒸腾出早春潜藏的春意,包含隆冬未消的冷酪。

苏东坡十分喜爱郭熙的画,他曾写诗赞赏说:“玉堂昼掩春日闲,中有郭熙画春山。”可见一代文豪把家中挂着一幅郭熙的画,作为生命高雅的情趣与人生超越的理想,也可以发现郭熙画出的春山,在作为士大夫文人的眼里是至高无上的,据说当时一个人拥有郭熙的画非常重要,因为它是成功之人“地位与品位的象征”,也是他们情趣意旨的追求境界。乾隆皇帝珍藏这幅画时,曾在画的右上角题诗,以形象的诗句点明此画早春春的意旨:“树缠发叶溪开冻,楼阁仙居最上层,不借桃花闻点缀,春山早见气如蒸。”溪水开冻了,桃花的消息悄然待发,春意像蒸腾的气息隐隐约约……

郭熙的早春图充满魅力,画意与赞美它诗文的情趣如出一辙,那是中国文化所追求的飘逸高远的“艺术心境”。这一点极其符合他在自己重要的山水画卷《林泉高致》中提出的“三远法”理论——对后世

绘画发展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,早春图的构图就是“三远法”理论的充分彰显——从水边山石到远方山峰自上而下的“高远”,从前山望后山的茫茫无垠之间的“深远”,从近山望远山的恬淡缥缈之中的“平远”,“三远”之法得以极致运用,展示了峰峦秀挺,烟霞浮腾,林木抒发,溪流淙淙……还有渔夫樵子的情趣盎然,旅客游人的行色匆匆,连一条画中的小狗也意态欣然,让人魂牵梦萦。

郭熙论山的画法时曾如此说:“春山淡冶而如笑,夏山苍翠而如滴,秋山明净而如妆,冬山惨淡而如睡。”用“春山淡冶而如笑”形容他的早春图,正恰当表达了他的创作思想,薄雾迷迷蒙蒙,山势蜿蜒曲折,山峰揖让顾盼,怪石千奇百态,古木参差林立,飞泉蜿蜒跌宕……还有树木长出嫩芽,溪水正在解冻,天地间生趣盎然,转暖复苏,春光正悄然降临。

从早春图中隐约看见,雨后早春的山色滋润,春江水暖的山色复苏,有人说它画出了早春淡淡的微笑,画中显现出来的妩媚、温柔、甜蜜、秀雅,多么像一位春天的少妇,安详宁静而又意味深长。郭熙的山水画,追求山以水为血脉,以草木为毛发,以烟云为神采——这个创作宗旨在早春图中发挥得淋漓尽致,充分展现出郭熙寄情春山的“艺术乌托邦式”的文化心态,画中恰到好处的线条和墨水,创作出他人理想中的桃花源。

香椿芽

□董改正

整整一个冬天,椿树都是光秃秃的,枝丫铁线一般伸在空中,暖风小吹几日,萧疏枝头,不知何时拱出了青紫的苞芽,一枝只有一簇,坐在顶端,余处依然光溜溜的。再几日,芽稍稍吐开,初春的江南,就有站在高大椿树下采椿芽的食客了:长长的竹竿上,绑一将锋利的弯刀,颤巍巍地够着叶芽的落脚点,轻轻一钩,几声欢呼,一簇猩红青紫,从高高的树顶跌落。

香椿芽的做法很多,最经典的要算椿芽炒鸡蛋。椿芽珍贵,是论两卖的,如同药材——买一丁点就足够了,焯水,切碎,寻常炒鸡蛋作法,那独特的浓香,勾人食欲。还有拌豆腐的、炖糯香的、拌黄鱼的等等,都取其强大的香味感染力。我最爱素朴的做法:凉拌椿芽,甚至不用姜丝,只油盐酱醋,也只是略略施过——它足够美好,不需修饰;甚至它们被晒干、碾碎,作为调料。椿芽于菜,永远是主角。

香椿芽是时令菜,周期短,待叶片舒展开,纤维多了,香气就淡了,人们就不再采摘,毕竟成材是它的主业。可食的树如榆钱、槐花等,多是主食的辅助,没有椿芽的大气。相对应的,椿树也笔直向上,要做栋梁的。春萌夏菜,却并不密密匝匝,到秋冬,几乎落尽叶子,就觉得它是君子,寡言慎行的那种。这样沉静的

树,是有药性的,各大医书都有述及。居要好邻,人们总让它们伴着村庄。老家的后院有三棵椿树,每年除夕夜,母亲都要我们兄妹偷偷去摇动它们,一边摇一边轻轻的说:“椿树姐,椿树娘,今年打你腰边长,明年跟你一样长。”这样的“比兴”,今日看来并无效果,也许是当时我们太不敬畏了吧。

椿树下是祖屋,我吃的最早的香椿芽,是曾祖母做的。她是太祖父亲的童养媳,太祖父是个善良的小地主,他爱读书写字,也爱做菜,他说做菜是极风雅的事。曾祖母的香椿芽,就是他手把手教的。

“老太,那时候,这三棵树就有了吗?我问,那时候我这么小。”“嗯,就那时候了。”曾祖母抬头看,她已经看不到树梢了。

20年前,曾祖母去世了,父亲便举家迁回祖籍,卖掉了老房子。那是深秋,它们孤零零地,无声的看着我们远行,像是踮着脚远远地目送。我们在流浪,一直在土地上寻找家乡。椿树不走,它们八百年为春,八百年为秋,经历了太多的时间,已经不再感伤春光。在春天突出那紫红,是让自己欢喜吧?

我已经很久没回家乡了。炊烟不灭。它们终于是从容的,虽然悲悯。会有一代代的孩子在料峭初春里,行经它们,手执竹竿弯刀,仰望春天。

从春天出发

□马亚伟

最早发现春色,是在老家的小院里。母亲前几天在南墙根小菜园里洒下的菜籽,已经长出了一层绿绒,嫩生生的,遥看有,近却无。

我惊喜地喊道:“果然是春天了!”母亲笑着说:“可不嘛,春天了,土地比人醒得早,土里早暖和了,菜籽种下去很快就长出来了。”春天来了,从春天出发吧。“寻春须是先春早”,我招呼女儿:“走,咱们找春天去!”女儿立即唱起来:“春天在哪里呀,春天在哪里……”“春天在田野里,春天在哪里……”孩子久居小城,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,很少找到春天的踪迹。

我拉着女儿走到久违的田野,发现早有很多乡亲走进田里,开始了春天的耕种。第一声春雷似乎还没有响起,他们就走上了田头。节气的更替,是他们最关注的,为了不耽误农事,总是早早就开始准备。

放眼望去,麦田连阡,土地散发着润润的气息,仿佛刚刚醒来时打着呵欠。走在春天的田野,觉得脚下松软了许多。天变得蓝了,也高了,仿佛从冬天的禁锢中解脱出来一样。风也暖了,滑过耳畔,仿佛鸟儿的羽毛一样,轻且柔。云也淡了,丝丝缕缕,舒卷自如,在空中变得奇幻的魔术。

远山清晰可见,山上的松柏也

萌动了绿意,瘦瘦的山脊似乎也丰腴了许多。山醒了,山上的草木、鸟兽也次第醒来,它们在跃跃欲试,准备把一座座春山装扮得生机勃勃,到时候,山林里会满是天籁之音:流水欢歌,鸟兽欢腾。

女儿指着地上刚刚冒出头的小草说:“瞧,春天!”是的,春天从草尖上起来了,春天从柳梢起来了,春天从返青的麦田间起来了……一抹一抹的嫩绿,实在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。我总在想,大自然在漫长的冬天,做着一个个长长的梦,休养生息,悄然酝酿,睡着睡着,突然间大笔一挥,抖落了一点颜料,绿色便晕染开来。绿色有很多种,只有春色初绽时的这抹新绿,最生动最鲜活。这种绿,美得让人心动。漫长的冬天,整个世界都是枯寂单调的,而这抹绿无疑是春天带来的初吻,不仅有春色,还有声有味,它轻柔灵动,清甜芳醇。绿色,成了一个动词,用不了多久,大自然就会绿得浓墨重彩,绿得酣畅淋漓。

春天听着种子发芽的声音来了,春天迎着蜜蜂的舞步来了,春天乘着鸟儿的翅膀来了……大自然所有的生灵都要从春天出发。

春天,代表着希望和憧憬,勇气和力量。从春天出发,播种梦想和希望,收获就在不远的前方等你。



丰收年

盛近摄

乡间拜年,忘不了的乡愁

□徐成果

每逢新春佳节来临之际,在外地工作的人们都从远方赶回,与家人团聚,给亲朋好友拜年。这不仅是为了继承我们华夏民族传统节日的礼仪,更重要的是为了感受民风年俗的兴趣。

现在在城市里拜年,一般都用电话拜年。在大年三十这天,有的人在上午就开始向好友短信或电话拜年,大多数人都是在吃过年夜饭后,一边看央视“春晚”,一边用电话向亲戚好友拜年。尤其是零点钟声敲响后,“一夜连两岁,三更分二年”到来时,听到电话铃一响,准是对方传来的“新年好”或“祝您新年快乐,家庭幸福……”之类的拜年话。如果是单位团拜,在年前或正月初三四,利用专门时间,组织本单位部分干部职工和先进模范人物,举行春节联欢会,单位领导出席作新年致辞,说几句拜年的话,表演些文艺节目,烘托一下欢乐的场面,团拜就这样结束了。

我记得小时候在乡间拜年别有一番情趣,至今难以忘怀。那时候不管是晴天雨天,刮风下雪,在那纵横交错的小径小路上,那些身穿新衣,头戴新帽,颈系围巾的行人,有的手提竹篮,有的

拎包,带着各式各样的节日礼品去串亲、访友、赶会,来来往往,川流不息。这是农民经过一年的辛勤劳动后,最欢乐、最悠闲、最动情的日子。他们忘记了往日的辛苦和忧虑,尽情地享受着新年给他们带来的恩赐和厚礼。这一切从他们带笑的脸上,和互相亲切的攀谈中可以充分地体现出来。我是非常熟悉和理解农民的这种心情。因为我幼时在农村生活,永远忘不了幼年时在乡下放牛、割草、锄草,插秧的艰苦劳作。我懂得农民的心愿,理解农民对劳作喜悦的表达方式。那时的我在新年时,走在乡间的小路上,就像成了拜年队伍中的一员,心中感到有无比的喜悦和自豪。

乡间拜年在当时有一种风俗,说什么正月初一拜本房里的长辈,正月初二拜岳父母,初三四五走亲戚。还有一种说法,七不出八不归,初九初十满天飞。乡间拜年最动情的是,当你遇到乡亲或好友时,只要互相间说几句话,握一握手,顿时就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,那种情和义,那种亲和爱,是难以

去,它又尖又长的翅膀一掠而过,在夕照中捕捉蚊子,寻觅青虫,忙忙碌碌,为儿女准备晚餐,准备美食。

来城里后,我就很少见到小燕子了,记忆中有一年暮春我去曲阜,在孔庙的雕梁画栋间,我见到了久违的燕子。珠帘绣户,衣香鬓影,在游人如织的孔庙,却有紫燕穿梭,让人终生难忘,那真是一派升平富贵,难得一见的景象啊,与山乡陋巷、斜照颀间的燕子相比,真是各有千秋了。

我小时候,母亲在我家草房里的堂屋后墙上插两个高粱棍子,小燕子年年都在上面筑巢,弄得我家条儿头上都是小燕子屎,母亲天天打扫,不高兴,因为在母亲心目中,小燕子只在和睦的人家筑巢垒窝,只在善良的人家生育子女,不和谐的人家,小燕子不会光顾的。事实上,小燕子对自己生活和居住的环境,确实非常讲究,空气污染的地方,它们绝对是不去的,更别说在那里生存了,这就是我们在城市里见不到小燕子的真正原因。高楼大厦挤窄了蓝天,工业废气污染了空气,

“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小燕子不像鸽子,嫌贫爱富,总爱往瓦屋上飞。记得我小时候,家乡小巷中,年年春天夏天都有小燕子飞来飞

去,它又尖又长的翅膀一掠而过,在夕照中捕捉蚊子,寻觅青虫,忙忙碌碌,为儿女准备晚餐,准备美食。

来城里后,我就很少见到小燕子了,记忆中有一年暮春我去曲阜,在孔庙的雕梁画栋间,我见到了久违的燕子。珠帘绣户,衣香鬓影,在游人如织的孔庙,却有紫燕穿梭,让人终生难忘,那真是一派升平富贵,难得一见的景象啊,与山乡陋巷、斜照颀间的燕子相比,真是各有千秋了。

我小时候,母亲在我家草房里的堂屋后墙上插两个高粱棍子,小燕子年年都在上面筑巢,弄得我家条儿头上都是小燕子屎,母亲天天打扫,不高兴,因为在母亲心目中,小燕子只在和睦的人家筑巢垒窝,只在善良的人家生育子女,不和谐的人家,小燕子不会光顾的。事实上,小燕子对自己生活和居住的环境,确实非常讲究,空气污染的地方,它们绝对是不去的,更别说在那里生存了,这就是我们在城市里见不到小燕子的真正原因。高楼大厦挤窄了蓝天,工业废气污染了空气,

“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小燕子不像鸽子,嫌贫爱富,总爱往瓦屋上飞。记得我小时候,家乡小巷中,年年春天夏天都有小燕子飞来飞